

第二周

王大米 王大米 2016-09-19
14:04

等到所有的事情安顿好了，才觉得有那么点孤独。莫斯科七点，国内就已经进入凌晨，亲人好友都在睡梦中，而这边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来到莫斯科20天了，基本生活模式也渐渐稳定下来。早上一般十点上课，下午两三点就得空下课。然后和舍友（难得有想法这么类似的舍友）一起去外面溜达，看攻略，去各种各样的公园、教堂、小巷里面走走。七八点解决晚饭。于是第二天上课前，早起赶作业。

如此往复，没了午休的日子，进了地铁马上打瞌睡，闭着眼睛，报站的时候醒一下。

莫斯科的金秋还没有来临，阳光越来越少，日子显得有点阴郁。常年在阳光充沛的南方人，在这里思念灿烂金黄的日子。怪不得之前在珠海接待俄罗斯人的时候，我看他们晒到太阳了，细心地让他们站在遮荫的地方，他们用很享受地口吻说：нам нравится солнце!（我们喜欢阳光。）

对冬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学会滑雪橇或者溜冰，想想在白雪皑皑的地方像风一样平稳地滑行的感觉，激动得不得了。现在很多人都在为冬天做准备，早上在公园里，可以看到老老少少在路上滑行，太小不能滑的小孩子，也要骑着三轮自行车在后面凑热闹。这里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老头们，一大早就在公园里面滑行了，一身专业装备，紧身裤运动服，不看头发还以为是壮年。路上用滑板车代步的人也挺多，而且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孩子或者是年近半百的人。大早上去哪里都行，在市区里散步，清亮教堂钟声，随处可以遇到矮胖矮胖的鸽子们，走起路来特别滑稽。这里的文化氛围特别好。地铁上随时可以看到拿着书看的人，地铁换乘，他们还可以继续看着书走路，显然已经是多年习惯。去圣女修道院的时候，遇到的白俄罗斯奶奶，每次到莫斯科，都会去一趟名人公墓，像看望老朋友一样，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总是很激动，“знаменитый”（卓越的）“единственный”（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词总是挂在口边。后来遇到的老爷爷给我们讲了好久，所有故事，都是他读书看传记得来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多东西记得清清楚楚，讲得头头是道。我倒是惭愧，那些没有听明白的句子就这么飘过去，辜负了老爷爷。

早上去третьковская гарелея，一个闻名世界的画廊，俄国大量的名画收藏于此。10点开馆，10点10多分我们到的时候，展馆外面的队伍排得特别长。除了世界各地的旅游团，还有“常客”，莫斯科人，带着小小的孩子，跟他们讲画的故事。本来打算在这里呆上一天早走的，没想到才几个钟头，眼睛累得直跳眼皮，只好放弃后面没看的好多东西，走出画廊。

在一幅画(всё в прошлом)“一切都在过去”里，年迈贵妇人和她的仆人坐在木屋外边，老妇人闭上眼睛怀念着什么，旁边趴着的狗也是闷闷地。尽管天气正好，身后开着紫花的树正繁茂。

看到这幅画，感觉某个点被道破了，赶紧拿相机记录下来。后面一个穿着灰群扎着丸子头的女孩看到这幅画也是突然间兴奋起来。想说这就是俄国的一个状态啊。老一辈在怀旧，怀念苏联的时光。在圣女修道院公墓长眠的名人中，除了果戈理，契科夫和玛雅科夫等文坛巨匠之外，大都是对前苏联有巨大贡献的杰出个人。还记得老爷爷谈到现在的语气，几乎是气愤的，“现在什么都变了...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看透了。”听说我们学习俄语，老爷爷很激动“这是明智的，俄语是最伟大壮丽的语言！”

墓地不是很宽敞，雕像林立，老爷爷看到那些伟大的墓碑，一定要走到前面去，跟我们讲他们的故事。有几次很担心老爷爷会摔倒，当时下着雨，湿冷且滑，老爷爷如数家珍一样地讲着，带着某种使命感，苏联时期的故事就像宏伟壮丽的长河一样在我们面前流动。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只能用手机一个个拍下名字准备慢慢去看传记。